

情仇



上海文書局
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三版



分售處

編譯者 發行所 印刷者 發行所 發行所

蔣景緘

每部定價洋三角

言情小說

仇(全一冊)

中華書局

文上明書局 文上明書局 文上明書局 文上明書局 文上明書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新加坡

言情
小說

情仇提要

蔣景緘譯

叙一使館書記眷愛一女女已字
人乃謀加害其聘夫而以一教成
之鼠爲之作用構成其罪又用催
眠術愚弄此女使之入獄殺夫嗣
經公私偵探調出奸計所謀不遂
畏法自戕事既離奇文尤恢詭此
亦錢塘蔣君得意之作

言情
小說

情仇

蔣景緘譯

第一章 國會

某禮拜之日。英倫中央公園。舉行美爾會。是夕月皎天空。夜色如畫。士紳貴女。車馬駢沓。園中窗牖。徧設鮮卉。各報新聞記者。鵠立樓側。持其簿記。奮鉛筆以書所見。其肩下則有一身服華美外套之招待員。鞠躬高唱來賓姓氏。斯時窗中冰塔。晶瑩射色。燈作金碧。來賓魚貫入室之內。外整肅勿譁。復有各國公使。先期受約。佩其燦爛之寶星。與肩際金穗相照耀。而西班牙之公使。厄蘭路尼。尤爲會衆所屬目。蓋其胸前所佩。惟西王手賜之寶星一枚。服飾尤極嫺雅。大似美洲名士。初蒞法京。態度此會主席愛瑟福氏。以巴哈馬飢民問題。釀金移賑。故入會者。首授入場券之券金。以供困紉一飽。開幕之始。福君慨演島民慘

狀。哀情橫溢。座間有涕下者。宗旨佈告後。樂聲大作。舞幕於是開場。

初次爲瓦拉自舞者。爲烏多伯爵公子佐治。及海軍大臣之女公子。次則博士畢格。偕一法京音樂家岡士維廉小姐。岡士以星期六甫至英倫。畢格電招其赴會者也。斯時裙袖飛揚。香風披拂。以博士之工於寫情。音樂家之嫻於應節。故應各擅佳勝。俄而履響忽停。第三次之樂又作。男賓之座。一長身玉立者離席起。將趨至中央。顧其同跳者。則姍姍來遲。殊若弗樂與共。

衆賓是時目注合舞之單。共移視線。矚此女子。此女妝飾華貴。面爲虹彩所映。顏作桃花色。少年待既久。當此酬酢之場。乃爲平日最知己之女友。所輕薄。面色由頰而白。殆慚而兼怒矣。

然此貴女殊非寡情者。且彼交際素嫻。詎不知足將進而趨趨爲失禮。乃爲此羞澁畏人狀態。取隕越羞。於是其思慮忽變易。假介紹者之引進。立趨至少年側。少年此際形神頓覺活潑。此貴女雖若含萬千心事。無意從容而於客衆之

前猶必曲獻身。手以顧其素擅跳舞之名譽。迨跳演既畢。繼之者復經數人。夜已向闌。堂內音樂亦淵然而止。斯時燕尾服之招待員。乃延客入一宏大餐室。開夜中飲宴。賓從醉飽。各歸其居。此少年與貴女亦聯轡而返。

少年者何。貴族華朗秦生也。秦生父不爾良侯。著名於倫敦社會。秦肄業理科。屢以思想新異爲講師米敦所賞。米敦有女名菲尼。精希臘古文。善音樂。油畫。師摹其肖影。置之社會。有白薔薇之譽。蓋歐洲之山倫篤（天星之女美洲人呼美女則稱之）也。菲尼與秦生納交已二年。日以學業相摩精神之愛情。纏綿膠固。至此將於耶穌誕日訂婚約。乃赴此舞蹈之會。在二人殊不爲異耳。羊角扶搖。來從蘋末。擎愁商信。發自梧陰。當合歡鳴。豫之時。菲尼忽若示不樂。秦生之意。此問題不經解決。此少年安能靜其腸輪耶。既出園門。秦生未及登車。卽發其胸膈中第一欲抒之論。

詢菲尼曰。卿今日有何不豫。竟欲廢吾輩之預約。致令賤子思慮之管。爲之窒

塞。既似又荷蒙赦宥。俾得自贖。不禁鼓舞。然所以開罪之處。余謂必蒙垂示。賤子乃知死所。否則終始迷惘耳。

菲尼時已就車。卽引秦同登。謂之曰。君疑妾乎。妾謂君亦殊可勿爾。余之所以落落者。亦爲君耳。言至此。秦急續曰。賤子非有他謂。謂跳舞之先。密司之欲前。仍却實若表明賤子之資格。不足仰攀同舞也。菲曰。君疑妾乃至此耶。然妾有隱衷。欲言則慮增。君怒弗言。則益滋。君疑然在妾計之母。寧勿言不置。君於危地。綜言之。妾心可質。上帝願毋以小節相苛。則幸甚。

秦聞此懇摯之言。殊弗爲信。復絮絮致詰。菲尼俯首不應。再詰之。則嗚咽有聲。情淚盈懷矣。秦復強作慰詞曰。卿不言。余亦烏能強。願毋自苦。菲始歛涕。勉爲秦一笑曰。如此良佳。已車後一四馬車馳至。蹄得輪轆疾如奔電。趨菲尼之車而過。蓋亦赴美爾會歸者。菲引領矚此車。車中一人亦回視線與相矚。注射之際。菲忽心房大震動。腕搖搖戰。自語曰。是摩亞也。胡爲又相遇。秦曰。卿識彼人。

乎。彼固西國使署頭等書記。與余稱莫逆者也。卿覩彼何震墜。乃爾嗟乎。余爲卿計。此後宜勿夜出。宵中恐怖現象。慮非弱質所能任也。菲微搖其首曰。非君所知。言已長歎。二人相對。遂默不一語。俄馬車至門。菲下車。令御者送秦生歸。課餘無復聊賴。遂往訪菲尼。

第二章 鏡影

美爾會之次日。公園復開游藝會。雖頭會筭歛。然所得盡歸飢黎。故竟得市長之認可。不之禁。是日菲尼以前夕受驚。乃弗往。秦生聞之。興致索然。蟄居校中。菲所居爲維多利亞街。故與校近。少頃卽至。垣甃泥紅。甕櫟藻綠。茂然一羅馬式甲第也。秦生前曳電鈴。老僕阿蒼。偃僂出不啻向秦鞠躬。是僕固郭橐駝流亞。秦生每引爲笑柄。謂其背上不知負幾斗米。乃隆然若是。是時阿蒼卽向秦生致敬曰。華朗先生。殆訪余家女公子乎。女公子今適以事出。不相值矣。秦聞言少踟躕。卽曰。余敬託爾致意女公子。明日此時余當復造訪也。言已悵然欲

返米氏門際。故以大玻鏡爲屏障。每一門必設一鏡。客至。鏡彼此相傳。立攝客影。達於內室。俾主人未覩客面。已知其爲誰氏。不圖設此以窺客者。主人之真相。亦爲客所窺。此時菲尼方手一花朵。立內室之長廊。愁臉欲波。金髮撩亂。肩際作楚楚可憐狀。此影適爲屏鏡傳出。瞥爲秦見。訝然欲聲。阿蒼已致答詞曰。敬如公子命。俟女公子歸報。於是此老僕遂立門側。以待客去而閉關。再一舉首。鏡花已渺。秦退至門外。又增一重疑幕。蓋菲尼每日於是時晤客。初不外出。而鏡中人影。又若明示其在室。證以老僕所言。竟若故爲拒絕者。校舍雖距此不及一英里。秦生之心遽足重。竟蹣跚至數句鐘始達。

既歸。案頭早有一書。爲校役所遞入者。封面既未書投函者姓氏。亦無郵局消印。秦既怪詫。立啓其函。詎知函中所言。尤足增其駭異。秦且讀且顫。迨至讀竟。忽不覺墜書於地。蓋喜怒均不可矣。其書曰。

秦斯君足下。僕知君將與米氏行結婚禮。畢生幸福。肇基於此。敢不敬爲君

賀。雖然。米氏行檢。僕知之素矣。彼女者。貌與君厚。實則玩孺子於股掌也。君不觀昨夜跳舞。及今日之見拒乎。謂余不信。此則君所躬親者。君亦當少知其朕矣。倘君不悟竊恐失敗之事。必將接踵。君之名譽。亦相隨俱盡耳。僕謬蒙不棄。引爲同志。不敢袖手。復難於面罄。故以筆代口。幸君鑒之。

嘉李伐度白。

嘉李伐度者。秦斯總角交也。其人多機智而操守甚謹。不喜喋喋道人短長。此書頗不類其平生。秦斯神經略定。復掬書於地。紬繹旨意。似尙有危險之事。接踵將至。驀念余何妨逕訪嘉李。詳詢所見。夫菲尼平日感情。與余誠非泛泛。然自婚約既定。則落寞殊甚。誠有如書中所言者。思至此。欲見嘉李之心愈迫。奈是時牡鑰銜魚。校舍司閤。已爲投轄留遵之舉。任爾心旌搖漾。竟無如此閉關主義何。

晚餐既罷。諸生或共溫習。或入室獨修。惟秦斯局促如受繫之掾。行坐俱無所

可是夕。月影橫空。碧天如水。波窗鑑月。作荇藻紋。鋪於秦生所坐之案。秦翹首展覽。月球忽作遐想。謂此中倘可植民。吾與菲尼乘飛行器以往探險。或竟可聚族以居。吾英國旗且得飄揚天際。旋轉念曰。彼人愛情於我。似已絕繫。屬吾友嘉李。非能爲誓言者。何尙存奢望耶。想婚約雖在。早不知作何變態矣。思及此。腦海如沸。失望之意。至不可堪。壁上時計鉦鉦然報十二句。又及睡眠時候矣。

良宵人靜。衆响俱寂。寒風策策。自窗隙側入。秦枯坐無俚。乃展衾就臥。顧睡魔不至。心緒絲棼。耳中時若有一警告曰。汝所摯愛之菲尼。今將圖爾。繼復自解。謂彼蘭質蕙心。於生物尙勤加將護。胡忍毒害於我。如是自相詰難。腸輪幾將百轉。睫於是愈爲之不交。

咄！咄！！是響何來。顧甚厲。揩目啓視。寂無朕兆。已而嗽嗽然似答。以作響。卽爲我儂者。秦乃咤曰。鼠子乃攪我睡眠。明日當抱狸奴赤若族已。而曰彼菲尼。

肖影。吾曾置之。香蕉側得母爲所嚙乎。乃復起檢點。殊無恙。而案之抽斗中。尙聞跳跟聲。秦擊案驚之。俄亦闌寂。竊意抽斗中空無所有。此時身惟着寢衣。殊怯寒。遂不復檢。返衾臥穿墉之鼠。遂得售其技而去。秦經此紛擾。愁眉轉爲所破。一枕黑甜。東方已曙。鈴聲清脆。又蒞講堂。秦強攝神經。相隨旅進。

第三章 贗書

嘉李伐度晨起。謂其僕曰。華朗先生將於今日午後至。汝曷以所造紫梅之盞。移入琴室。俾彼於按節後。與吾共研物理乎。斯時卽有蓬髮黑奴。噉應曰。諾。嘉李目送黑奴之去。自語曰。吾友秦生。理化確有心得。然於變易種類之新法。彼或未經悟及。余殊可傲之也。言畢而笑。意若得甚。

花磚量晷。燭龍漸就西頽。門左電鈴告言客至。嘉李喜曰。秦生誠無爽信之日。今果至矣。俄而客入。確爲秦生。第顏色頽敗。精神沮喪。足若不勝其履。嘉趨與握手曰。攻苦哉子也。腦力固不可不用。然亦宜有限制。奚爲憔悴若此。秦答曰。

非攻苦也。昨得君書耳。嘉仍坦然曰。余何嘗寄書於君。抑書中殆有難解決之理化問題。煩君立剖乎。秦初意嘉當證實菲尼之何以不可近。已將挾種種詰問。以窮其詞。而所答如此。不禁若墜五里霧時。方在庭中。與嘉握手。至是乃木立客室外。以目注視嘉面。如欲摹其肖相。以爲油畫粉本者。黑奴此時方旁侍。僂言曰。華朗先生。外庭風雲寒冽。溫度不如室中。先生胡不入。乃注視余主人。不已何耶。嘉咄曰。是非汝所知。汝宜速往具咖啡。母在此喋喋。

秦色少定。卽探手袋。出書示嘉曰。此非君之手翰乎。僕與君相處久。甯不識者是書。固君摹倣超挺派之筆意也。

嘉曳秦生入室。未觀書。先宣言曰。此人能贗吾手書。以求問學。亦可謂有志者。君母怒……言至此。已啓函。微睨瞥見有菲尼字。曰。此何庸彼干涉乎。於是色略變。復往視其餘駭詫之狀。不覺加甚。讀竟卽曰。此投書者。殊不可恕。彼欲問君之愛情。乃嫁名於余。君得此。自宜煩憂。而余亦何辜。受此不幸也。

秦生見嘉之踧踖。轉爲慰詞曰。君母爾。此人雖假君之名。然於余似爲忠告。余持此就商於君。亦無憎君之意。蓋書中所言。頗中理。君與余足云莫逆。宜一爲解。決耳。語次。遂述菲尼美爾會之狀況。及拒而不見情事。賸以歎息。蓋秦生心。房之戟刺甚矣。嘉俯首至胸。籌思有頃。乃曰。君母爲彼奴所誑。余意彼乃實行。恫嚇主義耳。彼求菲尼不得。故以危語劫君。君爲所劫。則必破婚約。而彼卽利用。此時間以取菲尼於君之手。余爲君計。此等忠告。似以不聽爲當也。秦曰。然則菲尼之不樂跳舞。與其拒吾者何解。夫菲尼余固信其愛情純一者。今乃若此。余復有何希望乎。嘉曰。彼女不言弗欲。置君危地。耶。君姑候之。菲尼與君之愛情。余所目擊。可爲其立誓。斷無棄君之事也。

談判未已。校中校役忽岔息而至。曰。華朗君。君胡尙泰然在此。亦知菲尼小姐已於前此一句鐘逝世乎。此校役所言。至明瞭。秦生顧若恐其聽官之幻覺。顧謂嘉禮曰。彼所言如何。

嘉曰。彼言菲尼逝世。然死生數也。幸君勉自持。秦復詢曰。信乎。校役曰。烏有不信。牧師已往。擘經米先生。且偕醫士檢查矣。……秦生聞及此。猛躍起曰。天乎。悲哉。菲尼此必受奸人強迫。彼不忍偷生以背我。故出此耳。秦生此時且泣且躍。如發癰。已忽自擊其胸喉。格格有聲。一物奔出。則猩紅之熱血也。血既奔注。秦亦仆。嘉深咎役之逕率共掖秦生起。而牙齦已閉。手足僵直如木偶。

嘉李故擅按摩法。以手按秦斯小海及委中頸際。人迎顛頂百會無弗及。嘉之侍者復取白蘭地樽至。立嘉側。校役亦自悔其發言之疏率。深引爲咎。且曰。余試延一醫士來。庶有濟乎。嘉曰。無須。汝試以手近華朗君胸者。應知跳盪甚疾。頃卽當恢復生活力矣。言時。秦已遽張其目。喉中嗽嗽有聲。腥涎隨出。忽曰。余今在何處。君等何故環余側。嘉喜曰。華朗君甦矣。幸謝上帝。

秦旣清醒。徐憶及菲尼逝世事。又復痛哭。嘉李慰曰。君母然。何弗思彼書中言。譬彼實爲負君者。君此時當稱快不暇矣。秦斯曰。余亦何忍稱快。且自君爲余

解剖。余於彼已釋然。方欲就彼印證。何意遽遭此變耶。言已。淚又泫泫下。嘉曰。余令立克以車送君歸校。君善自排遣。毋自苦。秦歎曰。余甚感君。然竊願君之御者。亟送余往維多利亞街。爲最後之死別。嘉曰。君實不耐再悲哀。余爲君計。返校得耳。秦斯終以爲不可。嘉弗能強。遂行。

第四章 搜篋

撲地閭閻。電燈如晝。一馬車飛馳而至維多利亞街。車中人俯首低眉。時或引領外望。謂僕夫曰。汝之馬殆甚憊。何尙不至米氏之宅耶。立克掩其口而胡盧曰。華朗君之心。蓋迫甚。吾車以前一分鐘發巴力門街。巴力門街距此蓋三英里。尙謂余馬蹄不捷乎。余馬爲比利時種。故高大能行遠。君試觀。先余車而發者。尙在余車一碼後。亦可知馬力之速矣。秦回顧身後。果有一馬車似欲邁秦車而前。終苦其不及。乃信立克言非謬。

俄而車至街口一小亭。去米氏蓋不及一邁。秦微睨米氏紅垣。神經不覺愴恍。

別經一日而此中主人已爲異物。幾疑所處爲夢境矣。既至立克繫馬門左。椽陰將嘉李之言曰。余主命小人敬候先生歸校。幸毋久滯。秦斯下車身已如行雲霧。亦不知所答。立克掖以前探其囊。得名刺以授應門之僕曰。華朗先生聞君家密斯遭不幸。特將弔意。門者審刺小語曰。華朗先生尙獲自由耶。今警長亦在此間。余謂以不面爲是也。

門者之言殊突兀。卽立克亦不能無疑。乃亦報以小語曰。華朗君非罪人。何事畏見警長。此際門者昏翕翕動。似欲有言。而在後之馬車亦至。門者默注車中。人已行至秦斯後。遂無語。

此人未通謁。遂前握秦斯之手。此時秦方以哀傷而迷惘。覺有人握其手。神經陡若一震。視之則所識公家偵探勃林特也。

勃林瞥見秦斯驚疑之色。不覺露其得意狀態。曰。君殆不知余躡君後乎。秦聞其發問離奇。神致愈形駭詫。曰。僕何事勞君爲後塵之步。豈僕有遺行爲君偵